



流澈紫◎著 ①
甄嬛传

腾讯网「作家杯」夺冠呼声最高作品。新浪博客关注度超过《明朝那些事儿》。
网络风行的《金枝玉叶》姐妹篇。女人之间的斗争，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是残酷的密集地。

后宫

花山文艺出版社



流瀲紫◎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甄嬛传. 1 / 流潋紫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673-974-7

I. 后... II. 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1427 号

后宫:甄嬛传 1

作 者: 流潋紫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尹志秀 张亚鹏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孟 祎
封面设计: 门乃婷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9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74-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 | |
|-----------------|---------------------|
| 第一章 · 云意春深 · 1 | 第十一章 · 棠梨莞嫔 · 80 |
| 第二章 · 归来何定 · 9 | 第十二章 · 侍儿扶起娇无力 · 86 |
| 第三章 · 棠梨 · 16 | 第十三章 · 正是新承恩泽时 · 94 |
| 第四章 · 华妃世兰 · 24 | 第十四章 · 椒房 · 102 |
| 第五章 · 百计避敌 · 34 | 第十五章 · 嬛嬛 · 111 |
| 第六章 · 倚梅雪夜 · 42 | |
| 第七章 · 妙音娘子 · 50 | |
| 第八章 · 春遇 · 57 | |
| 第九章 · 花签 · 64 | |
| 第十章 · 杏 · 73 | |

第二十一章·初胜	· 164
第二十二章·清河	· 171
第二十三章·闻喜	· 180
第二十四章·惊鸿(上)	· 192
第二十五章·惊鸿(下)	· 200
第二十六章·静日玉生烟	· 211
第二十七章·菰生凉	· 219
第二十八章·榴花	· 227
第二十九章·寒鸦(上)	· 234
第三十章·寒鸦(下)	·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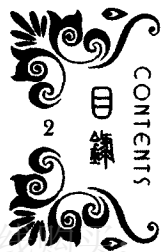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池鱼· 122

第十七章·杀机初现(上)· 131

第十八章·杀机初现(下)· 141

第十九章·惊梦· 148

第二十章·丽贵嫔· 156





HOU GONG

第一章·云意春深

亭意可掬

我初进宫的那一天，是个非常晴朗的日子。乾元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黄道吉日。站在紫奥城空旷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无比晴好的天空，蓝澄澄的如一汪碧玉，没有一丝云彩，偶尔有大雁成群结队地飞过。

鸿雁高飞，据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兆。

毓祥门外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无数专送秀女的马车，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保持异常的沉默。我和来自各地的秀女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群人，端的是绿肥红瘦，嫩脸修娥，脂粉香扑鼻。很少有人说话，只专心照看自己的脂粉衣裳是否周全，或是好奇地偷眼观察近旁的秀女。

选秀是每个官家少女的命运，每三年一选，经过层层选拔，将才貌双全的未婚女子选入皇宫，充实后廷。

这场选秀对我的意义并不大，我只不过来转一圈充个数便回去。爹爹说，我们的女儿娇纵惯了，怎受得了宫廷约束。罢了罢了，平平安安嫁个好郎君也就是了。

娘总说像我女儿这般容貌家世，更不消说人品才学，一定要给我挑最好的郎君。我也一直是这样想的，我甄嬛一定要嫁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平平安安白头到老，便是幸福了。我不能轻易辜负了自己。

而皇帝坐拥天下，却未必是我心中认可的最好的男儿。至少，他不能专心待我。

因而，我并不细心打扮。脸上薄施粉黛，一身浅绿色挑丝双窠云雁的时新宫装，合着规矩裁制的，上裳下裙，泯然于众的普通式样和颜色，并无半分出挑，也不

小气。头上斜簪一朵新摘的白芙蓉，除此之外只绾一支碧玉七宝玲珑簪，缀下细细的银丝串珠流苏，略略自矜身份，以显并非一般的小家碧玉，可以轻易小瞧了去。

如此不肯多费心力，我只需等着皇上“摆牌子”，让我落选。

选看秀女的地点在紫奥城内长春宫的正殿云意殿。秀女分成六人一组，由太监引着进去被选看，其余的则在长春宫的东西暖阁等候。选看很简单，朝皇上和皇后叩头，然后站着听候吩咐，皇上或者问哪个人几句话，或者问也不问，谢了恩便可。然后由皇上决定是“摆牌子”还是“留用”。“摆牌子”就是淘汰了，“留用”则是被选中，暂居本家，选吉日即可入宫为妃嫔。

皇上早已大婚，也颇多内宠。这次的选秀，不过是广选妃嫔充实掖庭，为皇上绵延子嗣。

满满一屋子秀女，与我相熟的只有济州都督沈自山的女儿沈眉庄。我家府第与她京中外祖府上比邻而居，我和她更是自小一起长大，情谊非寻常可比。她远远看见我便笑了，走过来执我的手，面含喜色关切道：“嬛儿，你在这里我就放心了。上次听外祖母说妹妹受了风寒，可太好了？”

我依依起身，道：“不过是咳嗽了两声，早就好了，劳姐姐费心。路上颠簸，姐姐可受了风尘之苦。”

她点点头，细细看我两眼，微笑说：“在京里休息了两日，已经好多了。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素净，愈发显得姿容出众，卓尔不群。”

我脸上绯红，害羞道：“姐姐不是美人吗？这样说岂不是要羞煞我。”

她含笑不语，用手指轻刮我脸颊。我这才仔细看她，一身玫瑰紫千瓣菊纹上裳，月白色百褶如意月裙，如漆乌发梳成一个反绾髻，髻边插一支蔷薇金凤，额上贴一朵镶金花钿，耳上的红宝石耳坠摇曳生光，气度雍容沉静。

我含了笑，不禁赞叹：“几日不见，姐姐出落得越发标致了。皇上看见必定过目不忘。”

眉庄手指按唇上示意我噤声，小声说：“谨言慎行！今届秀女佼佼者甚多，姐姐姿色不过尔耳，未必就能中选。”

我自知失言，便不再说话，只和她絮絮一些家常。

只听见远处咣啷一声，有茶杯翻地的声响。我和眉庄停了说话，抬头去看。只见一个穿墨绿缎服满头珠翠的女子一手拎着裙摆，一手猛力扯住另一名秀女，口中喝道：“你没长眼吗？这样滚烫的茶水浇到我身上！想作死吗？你是哪家的秀女？”

被她扯住的秀女衣饰并不出众，长相却眉清目秀，楚楚动人。此时已瑟缩成一

团，不知如何自处。只得垂下眉目，低声答道：“我叫安陵容。家父……家父……是……是……”

那秀女见她衣饰普通，早已不把她放在眼里，愈发凶狠：“难道连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安陵容被她逼得无法，脸皮紫涨，声细如蚊：“家父……松阳县县丞……安比槐。”

那秀女一扬脸，露出轻蔑的神色，哼道：“果然是小门小户的出身！这样不知礼数。”

旁边有人插嘴提醒安陵容：“你可知你得罪的这位是新涪司士参军的千金夏月菁。”

安陵容心中惶恐，只好躬身施礼，向夏氏谢罪：“陵容刚才只是想到待会儿要面见圣驾，心中不安，所以一时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身上，陵容在这里向姐姐请罪，望姐姐原谅。”

夏氏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皱眉道：“凭你也想见圣驾？真是异想天开！今日之事要作罢也可，你只需跪下向我叩头请罪。”

安陵容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眼泪在眼眶中滚来滚去，显得十分娇弱而无助，叫人萌生怜意。周遭的秀女无人肯为她劝一句夏氏。谁都想到，皇上怎么会选一个县丞的女儿做妃嫔，而这个夏氏，却有几分可能入选。势力悬殊，谁会愿意为一个小小县丞的女儿得罪司士参军的千金。眼见得安氏是一定要受这场羞辱了。

我心中瞧不起这样仗势欺人，不觉蹙了娥眉。眉庄见我如此，握住我的手小声叮咛：“千万不要徒惹是非。”

我哪里肯依，挣开她的手，排众上前，抬手搀起安氏拉在身边，转而温言对夏氏道：“不过一件衣服罢了，夏姐姐莫要生气。妹妹带了替换的衣裳，姐姐到后厢换过即可。今日大选，姐姐这样吵闹怕是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而震怒，又岂是你我姐妹可以承担的。况且，即便今日圣驾未惊，若是他日传到他人耳中，也会坏了姐姐贤德的名声。为了一件衣服因小失大岂非得不偿失，望姐姐三思。”

夏氏略微一想，神色不豫，但终究没有发作，哼了一声便走。围观的秀女散开，我又对安氏一笑：“今日甄嬛在这里多嘴，安姐姐切莫见笑。嬛儿见姐姐孤身一人，可否过来与我和眉庄姐姐做伴，也好大家多多照应，不致心中惶恐、应对无措。”

安陵容满面感激之色，娇怯怯垂首谢道：“多谢姐姐出言相助。陵容虽然出身寒微，但今日之恩，没齿难忘。”

我笑道：“举手之劳而已，大家都是待选的姐妹，何苦这样计较。”

她微微迟疑：“只是姐姐这样为我得罪他人，岂非自添烦恼。”

眉庄走上前来说：“这是皇宫禁内，你这样无法无天！叫我担心。”又对安氏笑言，“你看她这个胡闹的样子。哪里是一心想入选的呢？也不怕得罪人。”

我看一眼安氏的穿戴，衣裳簇新，显然是新做的，但衣料普通，显而易见是坊间寻常的做料，失了考究。头面除了发上插两支没有镶宝的素银簪子和绒花点缀，手上一只成色普通的金镯子，再无其他配饰，在打扮得花团锦簇的秀女群中未免显得有点寒酸。我微微蹙眉，看见墙角放着一盆开得正艳的秋海棠，随手从案上取一把剪子，剪下三枝簪在陵容鬓边，顿时增了她几分娇艳。又摘下耳上一对翠玉环替她戴上，道：“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姐姐衣饰普通，那些人以貌取人就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相见之礼，希望能助姐姐成功入选。”

安氏感动，垂泪道：“劳姐姐破费，妹妹出身寒微，自然是要被‘摆牌子’的，反而辜负姐姐美意。”

眉庄安慰道：“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色，何必妄自菲薄。”

正说着，有太监过来传安陵容和另一位秀女进殿。我朝她微笑鼓励，这才和眉庄牵着手归位继续等待。

方坐下便有小宫女上来奉茶。我和眉庄各自从荷包里取一锭碎银子赏她，那宫女喜笑颜开地谢了下去。眉庄见宫女退下，方才忧道：“刚才好一张利嘴，也不怕得罪新晋的宫嫔。”

我端过茶碗，徐徐地吹散杯中热气，见四周无人注意我们，才闲闲道：“你关心我我岂有不知道的。只是姐姐细想想，皇上选秀，家世固然重要，但德容言工也是不可或缺的。夏月菁虽说出身不低，但以这样的德行举止是断断入不了皇上的眼的。即便她入宫，恐怕也不得善终，所以又何来得罪呢？”

眉庄点点头，含笑道：“你说的果然有几分道理，无怪你爹爹从小便对你另眼相看，赞你‘女中诸葛’。当然，安氏也的确可怜。”

我微笑说：“这是一层。以姐姐的家世姿色入选是意料中事。安氏虽然出身不好，但进退有礼，相貌楚楚别有一番风韵，入选的可能比夏氏大些。妹妹无心入宫，万一安氏得选，姐姐在宫中也好多个照应。当然今朝佳丽甚多，安氏能否得选另当别论，也是嫔儿一番愚见罢了。”

眉庄动容，伸手握住我的手感叹：“嫔儿，多谢你这样为我费心。只是你如此美貌却无心进宫，若是落入寻常人家真是明珠暗投了。”

我不置可否，只淡淡一笑道：“人各有志。况且嬛儿愚钝，不惯宫中生活，只望姐姐能青云直上。”

今届应选秀女人数众多，待轮到我和眉庄进殿面圣时已是月上柳梢的黄昏时分。泰半秀女早已回去，只余寥寥十数人仍在暖阁焦急等候。殿内掌上了灯，自御座下到大殿门口齐齐两排河阳花烛，洋洋数百支，支支如手臂粗，烛中灌有沉香屑，火焰明亮，香气清郁。

我与眉庄和另四名秀女整衣肃容走了进去，听一旁引导内监的口令下跪行礼，然后一齐站起来，垂手站立一旁等待司礼内监唱名，然后一一出列参见。只听一年老的内监哑着尖细的嗓音一个一个喊道：

“江苏盐道邝简之女邝芳春，年十八。”

“苏州织造孙长合之妹孙妙清，年十七。”

“宣城知府傅书平之女傅小棠，年十三。”

我低着头，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上，块块三尺见方的大青石砖拼贴无缝，中间光洁如镜，四周琢磨出四喜如意云纹图案。听着前几位秀女跪拜如仪，衣角裙边和满头珠翠首饰发出轻微的碰撞的声音。我好奇瞥一眼旁边，有几名秀女已紧张得双手微微发抖，不由心内暗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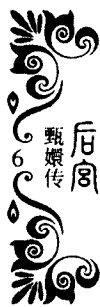
我忍不住偷眼看宝座上的帝后。云意殿大而空阔，殿中墙壁栋梁与柱子皆饰以云彩花纹，意态多姿，斑斓绚丽，全无龙凤等宫中常用的花饰。赤金九龙金宝璀璨的宝座上方坐着的正是我大周朝第四代君主玄凌。那人头戴通天冠，白玉珠十二旒，垂在面前，遮住龙颜，无法看清他神情样貌。只是体态微斜，微微露疲惫之色，想是已经看了一天的秀女已然眼花，听她们请安也只点头示意，没问什么话便挥了挥手让她们退下。可怜这些秀女紧张了一天，为了顾惜花容月貌连午饭也不敢吃，战战兢兢来参选，就这样被轻易“擢”了牌子。皇后坐在皇帝宝座右侧，珠冠凤裳，甚是宝相庄严。长得也是端庄秀丽，眉目和善，虽劳碌了一日已显疲态，犹自强坐着，气势丝毫不减。

“济州都督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十六。”

眉庄脱列而出，身姿轻盈，低头福了一福，声如莺啭：“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皇后，愿皇上万岁万福，皇后千岁吉祥。”

皇帝坐直身子，语气颇有兴趣：“可曾念过什么书？”殿堂空阔，皇帝的声音夹着缥缈而空旷的回音，远远听来不太真实，嗡嗡的如在幻境。

眉庄依言温文有礼地答道：“臣女愚钝，甚少读书，只看过《女则》与《女训》，略



识得几个字。”

皇帝嗯一声道：“这两本书讲究女子的贤德，不错。”

皇后和颜悦色地附和：“女儿家多以针线女红为要，你能识几个字已是很好。”

眉庄闻言并不敢过于露出喜色，微微一笑答：“多谢皇上、皇后赞赏。”

皇后语带笑音，吩咐司礼内监：“还不快把名字记下留用。”

眉庄退下，转身站到我身旁，舒出一口气与我相视一笑。眉庄大方得体，容貌出众，她入选是意料中事，我从不担心。

正想着，司礼内监已经唱到我的名字：“吏部侍郎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五。”

我上前两步，盈盈拜倒，垂首说：“臣女甄嬛参见皇上、皇后，愿皇上万岁万福，皇后千岁吉祥。”

皇帝轻轻哦了一声，问道：“甄嬛？是哪个‘嬛’？”

我低着头脱口而出：“蔡伸词：嬛嬛——袅楚宫腰，正是臣女闺名。”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实在糟糕，一时口快太露锋芒，把书上的话说了出来，恐怕已经引起皇帝注意，实在是违初衷。悔之悔之！

果然，皇帝拊掌笑道：“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很会教女。只是不知你是否当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我情知避不过，后悔刚才锋芒太露，现在也只能抬头，希望皇帝看过这么多南北佳丽，见我这么规规矩矩地打扮会不感兴趣。

皇后道：“走上前来。”说着微微侧目，旁边的内监立即会意，拿起一杯茶水泼在我面前。我不解其意，只得装作视若无睹，稳稳当地踏着茶水走上前两步。

皇后含笑说：“很是端庄。”

只见皇帝抬手略微掀起垂在面前的十二旒白玉珠，愣了一愣，赞道：“柔桡嬛嬛，妩媚娟娟。你果然当得起这个名字。”

皇后随声说：“打扮得也很是清丽，与刚才的沈氏正像是桃红柳绿，很是得衬。”

我低低垂首，面上滚烫，想来已是红若流霞，只好默不作声。只觉得眼前尽是流金般的烛光隐隐摇曳，香气陶陶然，绵绵不绝地在鼻尖荡漾。

皇帝含笑点点头，吩咐司礼内监：“记下她名字留用。”

皇后转过头对皇帝笑道：“今日选的几位宫嫔都是绝色，既有精通诗书的，又有贤德温顺的，真是增添宫中祥和之气。”皇帝微微一笑却不答话。

我心中一沉，上面高高端坐的那个男子就是我日后所倚仗终身的夫君了？！我躬身施了一礼，默默归列。见眉庄朝我粲然一笑，只好也报以一笑。我心中迷乱，不

知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中选，无心再去理会别的。等这班秀女见驾完毕，按照预先引导内监教的，无论是否中选，都叩头谢了恩然后随班鱼贯而出。

才出云意殿，听得身后砰的一声，转身去看，是刚才同列的秀女江苏盐道之女邨芳春，只见她面色惨白，额头上满是冷汗，已然晕厥过去。想必是没能“留用”以致伤心过度痰气上涌。

我叹了一口气说：“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了。”说话间邨芳春已被殿门前服侍的内监宫女扶了开去。

眉庄扶一扶我发髻上将要滑落的花蓉，轻声说：“妹妹何必叹息，能进宫是福气，多少人巴不得的事。况且你我二人一同进宫，彼此也能多加照应。宣旨的内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我手指绞着裙上坠着的攒心梅花络子，只默默不语。半晌才低低地说：“眉姐姐，我当真不是故意的。”

她扯住我衣袖，柔缓地说：“我明白。我早说过，以你的才貌凭一己之力是避不过的。”她顿了一顿，收敛笑容凝声说，“何况以你我的资质，难道真要委身于那些碌碌之徒？”

眉庄正劝慰我，有年长的宫女提着风灯上来引我们出宫。宫女面上堆满笑容，向我们福了一福说：“恭喜两位小主得选宫嫔之喜。”我和眉庄矜持一笑，拿了银子赏她，搀着手慢慢往毓祥门外走。

毓祥门外等候的马车只剩下零星几辆，马车前悬挂的琉璃风灯在风里一摇一晃，像是身不由己一般。等候在车上的是我的近身侍婢流朱和浣碧，远远见我们来了，赶紧携了披风跳下马车过来迎接。浣碧扶住我手臂，柔声说：“小姐劳累了。”流朱把锦缎披风搭在我身上系好。

眉庄被自家的婢女采月扶上车，驶到我的车旁，掀起帘子关切地说：“教引姑姑不几日就要到你我府中教导宫中礼仪。等圣旨下来正式进宫以前你我姐妹暂时不能见面了，妹妹好好保重。”

我点了点头，流朱与浣碧一同扶我上车。车下的宫女毕恭毕敬地垂手侍立，口中恭谨地说：“恭送两位小主。”

我掀开帘子回头深深看了一眼，暮色四合的天空半是如滴了墨汁一般透出黑意，半是幻紫流金的晚霞，如铺开了长长一条七彩弹花织锦。在这样幻彩迷蒙下殿宇深广金碧辉煌的紫舆城有一种说不出的慑人气势，让我印象深刻。



歸來何處

HOU GONG
第一章·归来何定

车还没到侍郎府门前，已经遥遥地听见鼓乐声和鞭炮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流朱帮我掀开车帘，红色的灯笼映得一条街煌煌如在梦中。远远地看见阖家大小全立在大门前等候，我眼中一热，眼眶中直要落下泪来，但在人前只能死命忍住。

见我的马车驶过来，家中的仆从婢女早早迎了过来伸手搀扶。爹爹和娘的表情不知是喜是悲，面上笑若春风，眼中含着泪。我刚想扑进娘怀里，只见所有人齐齐地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喊：“臣甄远道连同家眷参见小主。”

我立时愣在当地，这才想起我已是皇上钦选的宫嫔，只等这两日颁下圣旨确定名分品级。一日之间我的世界早已有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心中悲苦，忍不住落泪，伸手去搀扶爹娘。

爹爹连忙摆手：“小主不可。这可不合规矩。”

浣碧连忙递过一条丝帕，我拭去泪痕，极力保持语气平和说：“起来吧。”

众人方才起来众星捧月般把我迎了进去。当下只余我们一家人开了一桌家宴。爹爹才要把我让到上座。

我登时跪下泫然道：“女儿不孝，已经不能承欢膝下奉养爹娘，还要爹娘这般谨遵规矩，心中实在不安。”

爹娘连忙过来扶我，我跪着不动继续说：“请爹娘听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的人，但孝礼不可废。请爹娘准许女儿在进宫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娘已经泪如雨下，爹爹点点头，含泪说：“好，好！我甄远道果然没白生这个孝

顺女儿。”这才示意我的两个妹妹玉姚和玉娆将我扶起，依次坐下吃饭。

我心烦意乱，加上劳碌了一天，终究没什么胃口，便早早向爹娘道了安回房中休息。

流朱与浣碧一早收拾好了床铺。我虽然疲累，却是睡意全无，正换了寝衣想胡乱睡下，爹亲自端了一碗冰糖燕窝羹来看我。

爹唤我一句“嬛儿”，眼中已有老泪。我坐在爹身边，终于枕着爹的手臂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爹唤我：“我儿，爹这么晚来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你虽说才十五岁，可自小主意大。七岁的时候就嫌自己的名字‘玉嬛’不好，嫌那‘玉’字寻常女儿家都有，俗气，硬生生不要了。长大后，爹爹也是事事由着你。如今要进宫侍驾，可由不得自己的性子来了。凡事必须瞻前顾后，小心谨慎，和眉庄一般沉稳。”

我点点头，答应道：“女儿知道，凡事自会讲求分寸，循规蹈矩。”

爹爹长叹一声：“本不想你进宫，只是事无可避，也只得如此了。历代后宫都是是非之地，况且今日云意殿选秀皇上已对你颇多关注，想来今后必多是非，一定要擅自小心，保全自己。”

我忍着泪安慰爹爹：“您不是一直说女儿是‘女中诸葛’，聪明过人吗？爹爹放心就是。”

爹爹满面忧色，忧声说：“要在后宫之中生存下去的人哪个不是聪明的？爹爹正是担心你容貌绝色，才艺两全，尚未进宫已惹皇上注目，不免会遭后宫之人嫉妒暗算。你若再以才智相斗，恐怕徒然害了自身。切记若无万全把握获得恩宠，一定要收敛锋芒，韬光养晦。爹爹不求你争得荣华富贵，但求我的掌上明珠能平安终老。”

我郑重其事地看着爹爹的眼睛，一字一顿道：“女儿也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眷，但求无波无浪在宫中了此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爹爹眼中满是慈爱之色，疼惜地说：“可惜你才小小年纪，就要去这后宫之中经受苦楚，爹爹实在是于心不忍。”

我抬起手背擦干眼泪，沉声说：“事已至此，女儿没有退路，只有步步向前。”

爹爹见我如此说，略微放心，思量许久方试探着问道：“带去宫中的人既要是心腹，又要是伶俐精干的。你可想好了要带谁去？”

我知道爹爹的意思，道：“这个女儿早就想好了。流朱机敏、浣碧缜密，女儿想带她们俩进宫。”

爹爹微微松了一口气，道：“这也好。她们俩是自幼与你一同长大的，陪你去爹爹也放心。”

我垂首道：“她们留在家中少不得将来也就配个小厮嫁了，就算爹爹有心也绝没有什么好出路，若是做得太明了反而让娘起疑，合家不宁。”爹爹微显苍老的脸上升过一丝难言的内疚与愧色，我于心难忍，柔声道，“跟我进宫虽然还是奴婢，可是将来万一有机会却是能指给一个好人家的。”

爹爹长叹一声，道：“这个我知道，也看她们的造化了。”

我对爹爹道：“爹爹放心，我与她们情同姐妹，必不亏待了她们。”

送走爹爹，我吹熄蜡烛，满室黑暗。

次日清晨，流朱、浣碧服侍我起来洗漱。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正想出门，才记起我已是小主，不能随意出府。于是召来房中的小丫鬟玳儿吩咐道：“你去打听，今届秀女松阳县丞安比槐的千金安陵容是否当选，住在哪里。别声张，回来告诉我。”

她应一声出去。过了半日来回我：“回禀小主，安小姐已经当选，现今住在西城静百胡同的柳记客栈。不过听说她只和一个姨娘前来应试，手头已十分拮据，昨日连打赏的钱也付不出来，还是客栈老板垫付的。”我皱了皱眉，这也实在不像话，哪有当选的小主仍住在客栈，如果被这两日前来宣旨的内监和引导姑姑看见，将来到宫中如何立足。

我略一思索，对玳儿说：“去请老爷过来。”

不过一炷香时间，爹爹便到了。纵然我极力阻止，他还是向我行了一礼，才在我桌前坐下。行过礼，他便又是那个对我宠溺的爹爹，谈笑风生起来。

我对爹爹说：“爹爹，女儿有件事和你商量。女儿昨日认识一个秀女，曾经出手相助于她。如今她业已入选为小主，只是出身寒微，家境窘困，现下还寄居在客栈，实在太过凄凉。女儿想接她过来同住。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爹爹捋了捋胡须，沉思片刻说：“既然你喜欢，那没有什么不妥的。我命你哥哥接了她来就是。”

傍晚时分，一抬小轿接了安陵容和她姨娘过来。娘早让下人打扫好隔壁春及轩，准备好衣物首饰，又分派几个丫头过去服侍她们。

用了晚饭，哥哥满面春风地陪同陵容到我居住的快雪轩。陵容一见我，满面是泪，盈盈然就要拜倒。我连忙起身去扶，笑着说：“你我姐妹是一样的，何故对我行这样的大礼呢？”

流朱心思敏捷，立即让陵容：“陵容小主与姨娘请坐。”陵容方与她姨娘萧氏坐下。

陵容见哥哥在侧，勉强举袖拭泪说：“陵容多承甄姐姐怜惜，才在京城有安身